

译文经典

人各有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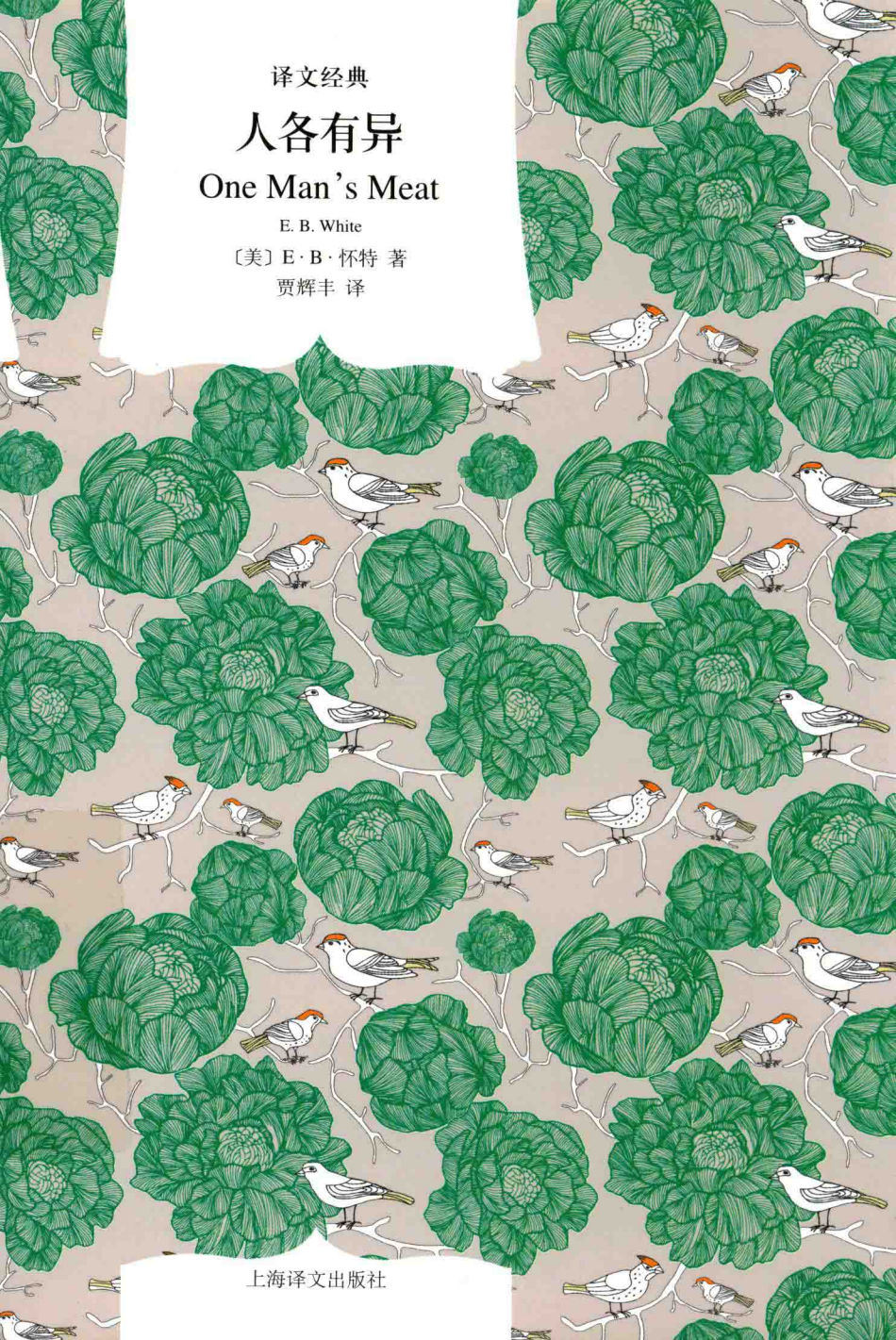
One Man's Meat

E. B. White

〔美〕E·B·怀特 著

贾辉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经典

人各有异

One Man's Meat

E. B. White

〔美〕E·B·怀特 著

贾辉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各有异/(美)怀特(White, E. B.)著;贾辉丰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7

(译文经典)

ISBN 978-7-5327-7225-4

I. ①人… II. ①怀… ②贾… III. ①随笔—作品集

—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7846 号

E. B. White

ONE MAN'S MEAT

Copyright © 1938,1939,1940,1941,1942,1943,1944 by E. B. White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1982 by E. B. White

Copyright renewed 1997 by Joel White

Foreword copyright © 1997 by Roger Angell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7-783号

人各有异

[美] E·B·怀特/著 贾辉丰/译

责任编辑/冯涛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25 插页 5 字数 202,000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册

ISBN 978-7-5327-7225-4/I·4395

定价:49.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33-8510898

前 言

E·B·怀特所著《人各有异》，篇幅适中，立论平实，妙趣横生，五十五年来印行不衰，至今仍未遁入历史。或许现在，值此新版本面世之际，我们应当颁下一顶桂冠，虽然我们（甫一打开书页）已经确知，作者将当场退缩，甚至干脆就不露面。

此书初版于一九四二年，两年后增订重印，本来意在避重就轻，消闲遣兴，并非结构缜密的单行著作，而是作者为《哈珀斯》杂志写的每月专栏（自一九三八年始）的结集，加上三篇最初发表在《纽约客》上的小品。由于这一模式和作者的思维模式，此书犹如一只挎篮，内容多不沉重，于轻松中见其用，拣入篮中的，都是些逐日或逐季的见解，但行走不远，又装入更严肃的理念。（此一意象，出于怀特本人，他给人留下记忆的随笔，那些穿越牧场或沿缅因农场滨海道路上的漫步，一如他笔下的家常话语，始终是独特的。）《人各有异》点缀了种种琐事和花絮，农耕诀窍，关于动物和邻居和政治家的评点，它过于私人化，不似年鉴；过于玄妙，不似家庭纪事；太多逗趣和自省，不似文学笔记。或许它算一本初级读物：乡下人的课业，每读一过，都传达了对黎明时分的清澈和可能性的感觉。

怀特最初与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从曼哈顿东四十八街无电梯的双层公寓，搬去定居在北布鲁克林的咸水农场，在其早期专栏中，他几乎是很急切地探究哪怕最微细的迹象，表明身处全新环境中遭遇的尴尬（比如拿一张纸餐巾走过谷仓场院），但在本书所涉整整六年时间内，他经受轮番袭来的浪涌的冲击和挟裹，很快打消了这些小小的嘲弄。尽管本书的背景是静，讲述的却是动——日间的忙碌，冰冷的佩诺布斯科特湾的涨水和落潮，新英格兰天气的变幻莫测，季节的更替和迅速（或似乎是迅速的）消逝，牲畜的生与死，蓦然爆发的世界大战，先是供人远观（慕尼黑危机时，怀特在给他的屋顶覆瓦），随即席卷欧洲（德国发动巴尔干半岛春季攻势期间，他在修理一只别扭的孵化炉），终于进抵本土（他在镇上的飞机瞭望哨当值，发现一只苍鹭），强制性地、极大地左右了民众的注意力。

另一个变化则是怀特本身，虽然我们最初没有意识到这点。早期对鸡蛋的美的抒情，一些梭罗式的语句（“一个人改变了追求，不大可能从此就生出新人的气质或面貌”），或对一套褪色的木制槌球具产生的《纽约客》式的沮丧情绪，让位于一些更直接、更明快的东西，讲述如何修造谷糠布料箱，讲述对自由的义务，讲述抵御严寒的种种窍门。他已经成熟（书到中途，他四十岁了），为了农场奔忙劳碌，无暇作全职的文体家。我想《人各有异》是他身为作家的产物。此前长达十多年的时间，他曾苦于每个星期的截稿期限，以及《纽约客》“且记且评”栏目古怪的第一人称多数^①，一旦摆脱了这些，他找到了他的主题（就是他自己），还有和缓但真诚的语调。作于一九四

① 《纽约客》杂志要求“且记且评”的文字不能使用“我”，只能使用“我们”。

一年的《重游缅湖》，讲述了他携儿子出行，再到童年时度假的淡水湖上，是一篇传流久远的美国式随笔——倘非机缘凑泊，本来是不可能写出的。《精灵鼠小弟》、《夏洛的网》，以及其他十余种作品与文集仍未问世。他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

书中还明白显示，安迪·怀特是天生的农人——不是在农学，而是在动手做事的意义上。他喜欢劳作，也精于劳作。他笑话自己为畜养一头奶牛穷极谋划（第一次带奶牛去牧场，他感觉“恍如第一次带女孩子上剧场——窘迫又得意洋洋”），但他并非乡绅。读他后来的《冬日笔记》、《我的一天》、《备忘录》（列举了要求当下关照的二百余项杂务），你羡慕他的工作，更羡慕他对工作细节的感官愉悦，以及劳动者积累的令人叹服的专门知识。事无巨细，很少逃开他的眼睛，无论是卡车晃晃荡荡的后挡板上的光亮、电影中的愚蠢场景、新式汽车挡泥板的招摇外观，还是纳粹军队横扫法国时刻他觉察的一些甚嚣尘上的丑陋思潮，无不如此，然而，当他全神贯注于琐事和手边的事情时，他的观察力更趋深刻——风大的清晨供母鸡饮水的汨汨流淌的喷水池面；老獾狗^①弗雷德舔舐刚刚掉落在地窖地面上的鸡蛋时的优雅怪相。

由于怀特的观察如此敏锐，读者需要些时间才能发现，他在书中选择放弃了多少东西。他很少谈到妻子凯瑟琳，这段时期，她是《纽约客》的邮递文稿编辑，自身工作繁忙；他也很少谈到他们正在上学的儿子乔尔。难以名状的弗雷德，还有他的邻居，捕虾人达默龙占据了每日生活的很大篇幅。我们也没有听说他靠哪些帮助，维持了日常事务运转正常：他雇用的全

① 獾狗，德国种猎犬，适于追逐獾和狐狸等猎物。

职帮工和临时助手、厨师和住家女佣。有关怀特的评论和传记文章，都曾论及这些忽略，但我的记忆所及，说起对身边人物的漠视，他并不比大多数作家更甚，他对自己多种收入，三重职业带来的家庭舒适，也没有惶恐或歉疚的感觉。所谓的忽略，源于他本能的、毕生的隐私意识——在此告白时代，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几乎是维多利亚式的考虑，还因为作家意识到，这则故事，无论怎样起承转合，都与家庭生活的喜怒哀乐无关。隐私意识同样延及自身，书中省略的安迪·怀特，其实多于书中提到的。

战争一度占据了怀特农场的全部精力——他在一九四二年的生产指标包括四千打鸡蛋、十头猪、九千磅牛奶，即使如此，比照今天的标准，这方面的讯息也很单薄。无线电广播和报纸报道欧洲和华盛顿的事件，引人注目，但每天并没占用很多时间，作家的应对，从他的文字来看，则是越来越多地思索这个世界和他在其中的位置。他在一些长篇论说中，谈及自由和一旦和平来临，世界联盟的机遇，一对一地直面政府，虽然他承认政府可以耗用自己的时间，也支持政府征集和开销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我这一代人如今往往追问，生活在一个全民投身全面战争的国家里，会是怎样一种情景，《人各有异》给出了生动答案。怀特报道了战争——债券义售、民防中心等等，但也注意到，美国人对美国新近生出的热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本是一种应该消解的爱国主义，唯此才能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他在其他处写道，关于战争，最难的事情莫过于面对其撕心裂肺的细节，义愤归义愤，终须保持克制。

这方面的许多道理，甚至大多数道理，今天对我们来说，

似乎有些幼稚，因为在我们的时代，众人随时能够听闻世界各地的坏消息，以致麻木不仁。说实话，怀特关于世界政府的热烈文章，即使在他那个时代，也失之理想主义和简单，他不是权威的评论家，天性使然，然而，当时乃至现在，他让我们肃然起敬的是，他明确相信（他笔下再明确不过地显示了这一点），他完全有资格独立地思考自由，并向读者言说此类紧迫问题，如一位公民对另一位公民。我们之中有谁能说，假如又一个鲜活而险恶的时代逼到面前，我们是否还能在什么地方，找到又一位 E·B·怀特，以如此平静而又警醒的语调同我们言说？

罗杰·安杰尔

一九九七年四月

罗杰·安杰尔是 E·B·怀特的继子，一九五六年迄今任《纽约客》小说编辑，一九四二年以来，长期为该杂志撰稿。曾出版小说和幽默小品集，以及五本关于棒球，包括夏季赛和季后赛的书籍。并编辑《纽约客》爱情小说选《非君莫属》，一九九七年兰登书屋出版。

序

到春天，《人各有异》将年满四十一岁。它初版于一九四一年^①，自那以来，几乎从不间断地以各种形式印行。它始终销量不大，但早早显示了常销的本领。一本书，出版几年后仍不打算消失，在其作者的心中自有特殊位置。我承认我对《人各有异》情有独钟。

最初一版收录了四十五篇文字，是我一九三八年以来为《哈珀斯》杂志每月撰写的专栏文章的结集。本书出版后，我继续为该杂志撰稿，一九四四年，刊行了《人各有异》的增订新版，补充了十篇文章，合计五十四篇。本版颇受欢迎。美国卷入战争，战争写入书中。很快，描述新英格兰咸水农场生活的这些漫笔，就以平装海外版的形式送到美军士兵手中，思乡心切的士兵万里迢迢写信来表达谢意，这让我稍觉宽慰，因为多少同胞正在为他们的生死、也为我的生死浴血厮杀，而我却流连于田园牧场，终不免忐忑不安。顺便说及，海外版曾有一度遭禁，后来又获解禁，也没人作出解释。（一些自觉的监督者或许认为，这道菜过于肥腻，会让我们的战士消化不良。）回想起此书遭禁后，我心中曾浮动几丝快感：这表明我的东西或许

有些分量，不像乍看之下那样。

《人各有异》总共发行八版，另有一个英国版，两个德国译本，以及一个法国译本。它十二岁时，出版商认定此书堪为经典，随即将之列入《哈珀斯当代经典》系列（精装）。这就正式将我捧入美国作家殿堂，从此不可小觑。经典系列版由莫里斯·比肖普^②作序，我非常高兴，皆因几年之前，得知我将一头扎向乡村，比肖普教授说道：“我相信，你不会向读书界鬼扯你的小打小闹。”

年近半百，回首往事，不觉心惊，种种经历，促使我从纽约移居缅因，又合力成就了这本随笔集。我决定把家连根拔起本出于冲动，草率行事。一九三八年之前，我一直在《纽约客》工作，撰写杂志的社评版“且记且评”，写些短篇小说和文章，再做些社内的杂务，快活，而且收入不薄。我的妻子，很早即为职业妇女，也在《纽约客》有一份工作，吸引她又满足她。我们生活在纽约东区上城的租住公寓里。大萧条中我们毫发无伤，战争不过是半空的雷鸣。事事都很顺遂。

然而，大约在一九三八年冬，甚或早于此时，我开始焦躁不安。我觉得不开心，憋闷。我越来越向往缅因，我们在那里有一所房子，附带谷仓。说不上对纽约有失望之处——我热爱纽约。对《纽约客》当然也没有失望之处——我热爱这份杂志。不过，我觉得我不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写作，有时每星期的截稿期限也造成压力。此外，作为评论员，社评用语“我们”让我困惑，这是个模糊字眼儿，意味集体的深刻或机

① 实际上初版于一九四二年。

② 莫里斯·比肖普(1893—1973)，美国学者、作家、历史学家、传记作家。

构的共识。我想写得尽可能明白，没有丝毫含混。

撇开所有这些，我在租住的房子里，从来没有家的感觉。房间太热，太干燥，一向如此，每天晚饭后，我都昏昏欲睡。那房子不是在下城的格林威治村，我曾多年在那里落脚，每次返回，都觉得到家了。似乎只有断然采取行动，才能解决我的问题——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没有考虑妻子彻底离开《纽约客》会如何，没有考虑儿子从曼哈顿的私立学校转入两间教室的乡村学校会如何，想也没想现身农村后钱从哪里来，就像个疯癫的流浪风笛手一样，率领我的小家离开了城市。妻子对这场大逃亡深感震惊，但她从未退缩。她靠一个奇怪信念说服自己，作家不似常人，需要百般迁就，就像对待蜂王。

《人各有异》不是本预作筹划的书，它是偶然得来。我永久告别城市的前两天，《哈珀斯》杂志的编辑李·哈特曼约我吃饭。饭没吃完，即邀请我撰写一个每月的专栏。他允诺每月给我三百美元，我当场应承下来。这份专栏作家的的工作，最后一分钟才意外出现，却成了《人各有异》的缘起。结果，它成了我平生最走运的一件事。我一直在追求单数第一人称，瞧，在这儿呢——还没离开城市，就有人拱手送上。

人的一生，总会有些时候，头脑异常清醒，而不是迷迷糊糊。我想在缅因的这五年，我就处于这种状态。面对新的艰难，周遭又多是初交——包括谷仓场院里的那些角色，它们后来出现在《夏洛的网》中——我突然像儿童那样去观察，去感受，去倾听。这属于一段少有的插曲，再难重复，一段心醉神迷的时期。我有机会将其中一些写下来，确实很幸运。

咸水农场是我一生这段骚动期的背景，四十年来变化很多。羊群消失了，还有连带的其他一些东西。榆树消失了。我

还在，四处闲逛，监督孵卵，偶尔为一本老书写篇新序。我做星期日的扫除。我给火炉添柴。我留神不受控制的抽水马桶。我摆正歪歪扭扭的小地毯。我救援鲸鱼。我上钟表的发条。我自言自语。

某些事情没有变化。尽管四月暴风雪肆虐，燕子仍然如期而至，忙了修葺谷仓里的泥巢。鹅抱窝孵卵。大黄破土吐芽。（我常吃大黄，因为我喜欢大黄。现在我吃它，因为它抑制关节炎。）禽蛋是我生活中的一个恒久主题，眼见我的一小群下蛋的母鸡在服务中老去。假使只为装点门面，当然遗憾多多，但她们下蛋很勤快，我进入鸡舍，每次都有一句老笑话招呼她们：“怀特在此。立体派死了。”

我不断告诉自己，时候到了，应该离开这个地方，离开它的十一个房间和四十英亩土地，重操旧业。我或许还是会离开。但我能够想象，一旦离开，将会怎样：我会定居在一所小房里，占地一英亩，刚刚安身，立即指挥建一座小谷仓，再经过一间柴棚与住所相连。谷仓里神秘地出现一捆干草，又冒出一只矮脚鸡，自得其乐地生活。我会立即动身，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E·B·怀特

一九八二年五月

目 录

前言	001
序	001
迁居	001
夏季鼻炎	006
收文筐	011
安全	013
晴朗的日子	019
儿童读物	024
进步与变革	032
咸水农场	039
安息日上午	046
教育	056
四月的一个星期	063
电影	069
波士顿梗犬	075
未来的世界	079
瓦尔登湖	089

暑热	098
野营布道会	103
第二次世界大战	111
第一次世界大战	118
诗歌	129
夜空下的羊群	134
报告	140
欢乐牌冰淇淋	146
农场札记	153
镇民会议	160
牧人生涯	167
堆肥	173
自由	181
自耕农	187
卫生	195
汽车	201
缅因方言	205
石灰石粉	209
训犬	213
未来之潮	218
冬日笔记	226
佛罗里达珊瑚岛	233
房车营地	239
春日	247
我的一天	254
重游缅甸	262
秋日	269
备忘录	274
猎熊	281

断想	289
歌鸟	297
调查表	306
蒲姨妈	313
书本知识	322
晨与夜	325
奶牛	332
债券义售	340
十一月的一个星期	347
管控	355
苦寒	363
译后记	369

迁居

(一九三八年七月)

几个月前，我发现自己拥有一百一十七把椅子，平均分布在城内公寓和乡间住宅里，为了简化生活，我卖掉半数财产，搬离城内公寓，辞掉工作，定居在新英格兰。即使抛弃半数财产，不惜为搬迁甩卖，麻烦仍然不小。处理那些寻常物件——瓷器、地毯、家具、书籍，才不过是表面功夫：随便打开一扇壁橱门，朦胧中，依然可见这里丢一只棒球手套，那里躺一本旧的生物笔记。

我记得曾有特别绝望的一刻，那是为了一面灿金镜子，尽管我们费尽力气想拆下它，它却牢牢悬挂，坚持到我们预定离去前一小时左右。这面镜子，大而无当，随即成了我试图逃离的那些东西的一个象征。它的固执吓坏我了。我本来准备将它扔下（我知道有那么一位，厌倦了他的汽车，就在当街停稳，自己扬长而去，头也不回），但我的妻子不同意丢弃任何东西。凡事似乎都有规矩，即使是我们这类情感净化：这面镜子，或送

或卖都无妨，但我没有权利把它丢在屋子里，因为（据我妻子说），屋子应当清理得干干净净。

因此，我走出门去，没戴帽子，也不穿外衣，转过街角，来到第二大道的一家旧货店——那里陈列了各色破破烂烂的废旧物件。店东当门而立。

“你想不想……”我开口说话。但一辆电车驶过，我不得不从头说起，连喊带叫。

“你想不想收一面灿金镜子？”

那人摇摇头。

“是灿金的！”我叫道，“好东西！”

两位路人停下来凑热闹，加入这场交易，电车一路嗤笑驶过街区。

“不，”店东冷冷地说。“免了。”

“白送如何，”我戏言道。

“你当我傻啊，”店东回答，据我看来，他可能也在简化自己的生活。

几分钟之后，在匆匆走回家的途中，我仓惶地将镜子顺在一处门洞里，像遗弃一个私生子，甚至没附上一张便条，恳请发现者善待它。我最后照一眼镜子，我想我看上去很疲倦。

最近，我没有时间读报，一直在修建防鼠壁橱，抵挡卷地而来的老鼠。但有些时候，我也会抓起上个星期的《新闻报》，守在点燃的炉火前，浏览一过，以便多少还能跟上时代。我得知一位母亲准备从“未来世界”园区^①顶空六英里的

① 一九三九年在纽约举办世界博览会，主题为“未来的世界”。